

wh | 诗路花语

行走的岁月

■ 郑文秀（海南）

有一种长调一直在流行
那是我的祖先行走的语言
在叩击悠悠岁月的伤痛
流淌的韵律
带着无数个熟悉的身影
只有母亲，独自在山峦上险象环生

我的千栏的船屋崛起在失忆的都市
还能逗留多久？
一座山头，一缕炊烟
一个期盼，一段情愫
一个鼻塞，一路情歌
奔走的悠扬的母语
守望的诱惑的大山啊
原始的阴柔的火焰
连接着族血的细腻的织锦
来回穿行的告白的阳光
咀嚼着芬芳的山河
勾勒着宁静中古朴的图腾的梦

当我仰望的东方
漂流着神圣的文字时
我明白了母亲清高的本质
那些被岁月浸透过的灵魂
在改变着空间的颜色
失眠的夜里，等待的季节
已穿行过时光的旷野
并与大山血脉相连

wh | 流年剪影

乡愁记忆

■ 史培育（海南）

乡愁是一首诗，诗中有我童真的梦想向往；乡愁是一幅画，画里有我缤纷的五彩生活；乡愁是一片天，天空有我乡愁的记忆！

如果有人问我：乡愁的记忆是什么？是家门外那条弯弯的东山溪，是故乡美丽的乌场港海湾。

很早的时候，我从家乡带着追梦的希冀，走出了那装满乡愁记忆的“小村庄”，离开了那童趣生活的东山溪，离开了那可可爱家乡的乌场港海湾，开始了执着追求人生梦想的历程。

我的家乡，在东山岭脚下东山溪岸边的小村庄，椰树倒映水中，溪水叮咚地欢唱，永不停歇，流入波涛汹涌的大海。美丽的乌场港海湾，它给我孩童时代增添过许多欢乐，一想起它，就常勾起我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结。

我小时母亲早逝，家境贫寒，常和伙伴下东山溪捉田蟹、捞鱼虾回家做菜。我从小就帮家里放牛，挣些工分，为年终能多分些粮食过活。那时的星期天，上东山岭放牛，是最快乐的事情，采摘野果，点篝火，煮野炊，爬树掏鸟窝，真是有趣极了。有时，在山坡上放牛，牛悠闲地吃草，我们坐在草坪上，听村中长者讲神话故事；有时，我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翻来玩要，叼着草茎，斗着蟋蟀小虫……

我还常到那家乡的乌场港海湾去玩耍，那细白软绵的海滩上，海螺、贝壳多得数不出来。白天，在海滩上，我们一边边赶着嬉戏，一边欢笑着拾海贝壳；晚上，我们躺在宁静的沙滩上，数星星，点渔火。春天，海湾很温柔，风平浪静，坐在海边聊天，阳光照在碧蓝的海面上，泛起波光点点；夏天，海湾繁忙而嘈杂，人声鼎沸。我们在海边浅处学游泳、洗澡、嬉闹；秋天，我们在海滩上摔跤、打滚，海风徐徐吹来，夹带着大海的气息，海风中有鱼虾鲜腥的咸味道；冬天，海还是一样的气势恢弘，蓝色的海翻动着白色的浪……

我爱家乡的东山溪，小时我问：“东山溪水流到哪里去呢？”爸爸说：“流到很远很远的大海去。”我想：没有一滴滴入海，就没有条条小溪，就没有大海。大海，是无数涓涓的小溪流，经过弯弯的道溪，流过浅深的险滩，一路奔波，流向远方，最终扑入大海的怀抱而成。人的一生，不就像一条涓涓小溪流，不图安逸，勇往直前，不懈地追求着自己广阔的理想海洋。

奔流不息的东山溪，带走了我欢乐的孩提时光。每当想起家乡的时候，我打开窗户，凝神眺望着南方的远山，仿佛看见家乡父老乡亲走在阡陌小道上，赶着一群群牛羊……东山岭的远方蓝天依偎着大海，那大海就是我的故乡，我仿佛看见家乡赶海人走在海滩上，扛着渔网，哼着小调，在蓝色的海上，用力把一张张的渔网洒向浩瀚的大海……

乡愁是童伴的欢声笑语，是道不完的重童温情。希望有一天，我老了，一头银发，还有鲁迅和润土般童真的乡友，陪我在那家乡的东山溪岸边静坐，细数少年往事；有我孩童时最要好的朋友一起走在沙滩上，漫步闲聊起那年、那人、那事、那然烧着青春的岁月，为我们曾经的青春而高歌！



走进阳光地带 ●著名作家海南行



凌波伫立 白衣观音

■ 叶永烈（北京）

汽车从三亚市中心出发，向西北方向行驶，大约 40 分钟左右，过了著名的天涯海角景区，再向西，便是南山。南山踞南海之滨，形似巨鳌，古称鳌山。翻过一个山坡，一座高大、洁白的观音雕像，便跃入我的眼帘。

到达南山迎宾馆，敞开的大堂正对海上观音雕像。大堂之侧，有一排望远镜，供游客观看南山海上观音。我用望远镜眺望，那海上观音一身雪白，头戴宝冠，身披瓔珞，足踏莲台，端庄秀丽，高高玉立于湛蓝的三亚湾，人称“白衣观音”。

入夜之后，海上观音在众多灯光的照耀下，在黑丝绒般的夜幕衬托之中，那纯白色的观音，益发突出，亭亭而立。

据称，这座白衣观音的形象，是依据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宋朝大画家张胜温的《法界源流图·梵像篇》中一尊观音菩萨的画像塑造的。白衣观音雕像的设计师，乃胡建宁先生。也真有缘，我早在 1987 年，便在上海龙华古寺结识胡建宁先生。龙华古寺乃“上海第一寺”，这座江南名刹始建于唐朝嗣圣四年。我曾经在那里采访过住持心智法师。经心智法师介绍，我访问了胡建宁居士。记得，当时他正穿着工作服，一身泥灰，正在龙华古寺修复一座佛像。当时，我用黑白胶片为他在修复中的佛像前拍摄了一张工作照。没有想到，他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佛教艺术专家，应海南之邀受命设计白衣观音雕像……

翌日清晨，早餐之后，我和妻便乘坐游览电瓶车，朝海上观音进发。电瓶车驶下山坡，先是来到宽敞的 6 万平方米的观音广场。这里可以容纳 5 万游客。观音广场正对白衣观音。无论你站在广场的任何一个地方，对面的白衣观音仿

佛一直用慈祥的目光注视你。观音广场竖立着十方塔林，蔚为壮观。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广场正中，在绿树丛中，有一只巨大的白色佛手，手心朝天。站在佛手正前方看过去，白衣观音恰恰“站”在佛手之上。那里成了游人最喜爱的摄影点。

电瓶车从观音广场驶向白衣观音雕像。雕像坐落在直径 120 米的观音岛上。从观音广场到海上观音，中间是 280 米长的大桥，名曰“普济桥”。电瓶车驶过宽广的普济桥，在白衣观音雕像前停下。这时，我仰首观瞻白衣观音，充分体会到雕像又高又大。我不由得记起，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父亲叮嘱我，在南京路上仰首观瞻当年的“亚洲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时，务必把帽子戴紧，不然帽子会掉下来，这叫“仰观落帽”。上海国际饭店的高度为 83 余米，而白衣观音雕像高达 108 米，幸亏三亚炎热，我未戴帽，不然“仰观落帽”，那帽子要落到海里！

白衣观音雕像的底座高 30 米，分为地下一层，地面六层。进入底层大厅之后，给我金碧辉煌之感。那里是“海上圆通宝殿”的所在，宝殿里的金色佛像光彩耀人。在“海上圆通宝殿”的圆形顶部，则投影观音硕大的彩色图像，加重烘托了那里的佛教气氛。在圆通宝殿里，我见到 8 根粗大的圆柱，每根圆柱直径为 1.5 米，高 21 米，2500 吨重的白衣观音雕像就是由这 8 根圆柱承载。

我从底层圆通宝殿乘坐电梯到第四层，看到那里四壁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诸多金色观音雕像。那是由信众供奉的，从底层至第四层，总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尊金色观音雕像。

从第四层至第六层，无电梯，只能靠双脚拾级而上。来到第六层，是露天平台，那里是莲花宝座的所在，可以看到巨大无比的白衣观音的脚——佛脚。佛脚

纯白色，一只佛脚就高达 3 米，每一个脚趾比单人沙发还大。很多人在这里抱着白衣观音的脚趾留影，名曰“抱佛脚”。

我沿着莲花宝座走了一圈，发觉总共只有六只佛脚。原来，白衣观音雕像采用“一体三尊”，即分为正北、东南、西南三面像。从南山看过去，是正北面像，而乘坐游轮从海上看过去，则可以看到东南、西南像。据称正北面像手持经瓔，象征智慧；东南面像手持莲花，象征和平；西南面像手持佛珠，象征慈悲。整尊观音像三面三头三肩六足，但从每一面观看都是完整的一头双肩双脚像。

我也去“抱佛脚”。我特意用手指敲了一下佛脚，听见发出金属的声音。通常，都说白衣观音是用“白色合金”建造。其实，白衣观音雕像用的是厚度为两毫米的优质不锈钢板，固定在坚实的钢架上。自由女神雕像用的是青铜，事先在法国翻砂铸造而成。白衣观音雕像则不同，是在现场锻打而成，再吊装拼合。按照不锈钢的本色，观音雕像应是银光闪闪。这“银色观音”变为白衣观音，是在观音雕像吊装拼合完成之后，在表面喷涂了一层白玉色高分子涂料。这涂料以及不锈钢板，都具有耐腐蚀的性能，而内部的钢架非常坚固，所以白衣观音雕像不仅不会像自由女神雕像那样在海风中锈蚀变色，而且能够抗击 14 级强台风。

当我返回宾馆时，沿途迎面而来的大批游客如潮水一般。看得出，南山海上观音如今已经成为了三亚新热门景点。

南山海上观音不论是选址、规划、设计、建造，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充满浓郁的东方色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白衣观音，屹立海上，吸引着四方游客。我注意到，向南山海上观音投来惊奇、敬佩、爱慕、友善目光的，内中有不少“目”里转动着蓝色的眼珠。



渔港之晨（油画）

张雄建画

站在海的面前

■ 徐长顺（江苏）

从来没想站在海边很久。
日升日落之时，天地大美，守在海边，可以清贫而幸福。
却会想到大灾之际，死里逃生。
也会想到最平易的小花、小草，一切有生命的，在海的面前，没有永远。
风吹云散，看海的人，会忘了自我的存在。
感受到了？海的呼吸，春的永远。
海边站久了，我再也不敢去海上，看到太多的风浪，看到太多的灾难。
此时，我会想着逃离。
想到人的如烟。想到沧桑的历史。想到还有许多珍惜的，我为自己是一朵浪花而幸福。
有船而来，我看到了经历过风浪的人，看到了幸福伸出的手。
站在海的面前，我不喜欢很久，虽然经常有机会去看海。习惯了在生活之海中，想自然界中的大海，人生的风景线，每一个单纯的日子里，最后一笑，给阳光给大海。

在陵水诗意栖息

■ 李其文（海南）

在陵水的海边或河边，经常看到一些水鸟，在礁石、枝桠上，或在沙滩、滩涂间，以一种审视的目光或闲适的姿态诗意地栖息着。

分界洲岛，这个面积约 0.38 平方公里的岛屿，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小岛，有着“美女岛”之誉。岛上有石块小路，拾阶而上，可到达“心灵驿站”。“心灵驿站”建在山顶上，是一个木亭子，亭子外面摆放着藤椅和茶几，坐在藤椅上吹海风，看远处的海和渔船发呆，可以在一个角落里，坐成一

个与心灵相关的名词。

在新村镇还有一个南湾猴岛，岛上灌木丛生，山脚下阡陌交通，隐约可见人家。岛上有 110 多户人家，主要靠捕鱼和耕种为生。小岛还生活着千余只猕猴。我曾问岛上老人，这个岛上是先有人还是先有猕猴？他们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与猕猴和谐共处着。岛旁是一个由潟湖形成的新村港，自古以来就是陵水海岛东岸的主要出海通道。从陆地上通往南湾猴岛的缆车上俯瞰新村港，停靠在港里的渔船、串连的渔排还有穿行的小艇，看上去就像一个海上的部落，它们诗意般的栖息着。或许港里的

每一艘船，每一户水上的人家，每一个疍民，他们在每一个日出与日落之间都有着相同的期待，在船上发动机的轰鸣与忽远忽近的海声下都对大海存有着虔诚的敬畏；他们在每一次出港与归港、每一次上岸与登船之间都在演绎着一段离奇的故事，续写着这个“部落”里的历史，这些不得不让我感到好奇，然后试图去解读，惊叹，甚至如他们对待大海般心存敬畏。从空中看，它们或高或低，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港口沿岸，然后在你的视线里慢慢的缩小，直到被拉远的距离所吞噬。如果恰巧有一只小船从鱼排间轻轻划出，这种印象会得到强化，它们滑过的水痕与发动机的哒哒声相互依存，如置家人与渔排，如渔夫与渔船，如天空与云彩，如港与岸……

或许在夕阳西下时感觉会更好，缆车在空中轻缓滑行，海面似乎在沉降，阳光洒落在渔排和水面上，有一只小船从光斑上驶过，拖走了一路的金黄；有一个小孩拿着一根竹竿戳打着水面；一只黑狗朝着一艘出港的渔船凝望；一位年轻的疍家小伙子穿着短裤坐在渔排上弹着吉他；……夕阳逐渐下沉，夜幕降临，渔排上的灯盏逐渐被点亮时，南湾猴岛变得越来越模糊，视线所触及的世界好像也在不断地扩大，模糊，然后消失，或者成为永恒。

在陵水这些岛屿筑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像水鸟般诗意栖息，晨昏里，潮汐间，将灵魂安放在一块礁石之上，一片波光之中，一截枝桠之间，静候岁月流逝。

酸枣树的尊严

■ 徐国良（海南）

前几年回家，母亲不止一次在我家屋场的酸枣树前说，当年你要是栽棵椰树或桂花树多好啊！母亲不说啥，我根本不在乎这棵树。母亲如此一说，我倒想起了当年栽树的事。

1970 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家，发现公路边躺着一棵歪七八扭的光棍树苗，根须无几。它的身边早已站立着一行种好的树苗，为何它被遗弃在路边？也许长得太丑，没法成材；也许根须太少，难得成活；也许非名贵之木，没啥栽种价值。我将它拾起来，拿回家中。我绕着屋场转了两圈，不知在何处栽下它好。眼看天色已晚，我瞅准屋场东北那排防风林中一个间隔比较宽的位置，将它挤了进去。挖树坑时，发现左右两侧的树根早已布满地层，我在斩断若干树根后，方才掏出一个坑来。栽完

它，我心中有丝隐隐歉意——这树苗本来就先营养不良，把它栽在树根缝隙，能否成活，全靠它自己的造化了。一个月后，有人认出它叫酸枣树。一个树坑，1977 年我第一次探家时就不见踪影了。母亲说是造纸厂买来搞园林绿化了。和酸枣树同代入伍的那些标致的绿树，多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被人砍去做了扁担。一棵长得比较旺盛的椿树，后来做了灶屋的梁木。一棵我嫁接的梅子树，也被别人挖走了。如今生存在这里的唯有这棵酸枣树。虽然有人打算砍它做板凳；有人准备锯它做门框；甚至有人在它身上试过几斧子，都因材不遂心，斧下逃生。

我真该为这棵酸枣树庆幸，当它的同伴们早已消失在岁月的烟尘里、母亲的灶炉里、欲望的雾霾里，它却默默无语地在这屋场上生长了 44 年，如今长成了一尊鲜活的雕塑，伫立在古老的村头；长成了一串长久的记忆，储存在我的心头。人是永远不会返老还童的，记忆却能使人的心灵获得短暂的年轻。将

群众工作室：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 3 时 00 分 印完：5 时 50 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吴文生（海南）

听说原来的广和粽子小作坊建成了儋州目前最大的粽子加工厂，在一个初夏上午，我走访了新开张的粽子加工厂。

在厂办公室客厅里，厂长田传明先生为我们沏好了他从广东茂名老家带来的好茶。田厂长旁坐着一位长者，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似乎明白我的心事，便主动地说：“老镇长，我 20 多年前到那大办煤气经销的老田呀！”原来，我们都是老相识呀，只不过是岁月改变了彼此的模样。老田告诉我，他年事已高，企业的事都交给儿子田传明了。

我问老田为何干起做粽子这行当，他假思索地说，儋州粽子是海南名粽，它与我们家结下不解之缘。原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从那大带了 20 个粽子回茂名老家，当天的晚饭，家里来了好几位亲戚朋友，吃饭时他拿出 5 个粽让大家尝尝，客人吃后都问还有没有，老田只好把剩下的 15 个全部端上，结果也都吃光了。大家对儋州粽赞不绝口。从此以后，老田每次回家都带着儋州粽。儋州粽子很快在他的家乡出了名。

传明接过老爸的话说，自从 10 年前来到那大后认识了许多儋州的朋友，觉得儋州粽子的文化底蕴太深了，真是不到儋州不知粽子美，不吃儋州粽子不知诗意浓！经过对市场的调查之后，他决定把“儋州粽”这张名片做精做美，开始了小作坊模式小批量生产儋州粽子。“想不到第一批生产出来的粽子就被客商抢购一空！”田传明讲述了当时的感受，显得很兴奋。

粽子加工车间是我们要看的重点，尤其是腌制室更是重中之重。按理说，这是企业的“保密局”，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参观的，但我们还是享受了特殊的待遇。腌制室大门一打开，一股浓郁的食品芳香弥漫着整个房间。在制作车间里，十几位统一着装的青年男女员工，有的切肉，有的选蛋黄，有的在包粽子。田传明说，工人们正在制作的 3000 个粽子，是刚接到的广东客户的订单。约 10 天后就是包粽子高峰期，那时工人要增加到 4 倍，熟练工一天包出的粽子可达 600 至 800 个。

蒸煮车间里，十口特制的钢锅一字型摆开，熬粽子的燃料全部是木柴。我问传明，现在有高压锅、煤气等先进的蒸煮技术，为何还要用木柴熬粽子？田厂长说，熬粽子是一项非常耗时的活，通常要熬 10 个小时左右。用木柴熬粽子，这是儋州的传统工艺，其口感要比别的燃料好得多。

蒸煮车间有 15 道工序，最后一道是取粽子。当特制的钢锅打开，负责产品质量的员工现场打开了一个粽子，顿时，一股特有的香气扑鼻而来，真的令人垂涎欲滴。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省诗词学会副秘书长羊基广先生的一首七绝：“青粽轻轻一袭衣，剥来香气解人颐。东坡昔日难停箸，极赞儋州小食奇。”儋州粽子，令人难忘！

犁头下的风景

■ 陈正优（海南）

一把犁，普通朴实，却能产生出沉甸甸的果实，造就色彩斑斓的美丽风景。

每年春天，村民扛着犁，牵着牛下了田洋。农人们把牛训练得听人的语言：“喂”牛就走动了，“吁”牛就停下脚步，“撒”是左走，“呖”是右走。太阳初露，白雾悠悠，晨景迷人。赶牛的喝吆声，牲畜的嚎叫声沸腾了整个田野，可谓“一犁新雨破春耕”。他们左手拉着牛绳，左右着牛的方向和速度，右手扶着犁把，弓着腰，只见犁头着地“沙”“沙”响，新翻开的泥垄子如均匀的波浪，把丛丛青草埋在土里，乌黑的泥块层层翻起，重重叠叠印出油光。田野里人头攒动，星星点点，人流穿梭。农民们在忙着育秧、插秧、施肥。插下去的秧苗十天后拱出了嫩芽，接着分蘖回青，在宽阔的田洋上，覆上了一张巨型绿毯。在太阳的光合作用下，稻子开始灌浆、抽穗，长出纷纷扬扬的小白花。夏季到了，稻穗慢慢成熟，大地呈现出一片金黄。我的家乡处于海南岛的西部平原，全镇拥有五万亩的稻田。每当夏收或秋收时节，我总喜欢登高远眺，一饱眼福。一片金色的海洋包围着一簇一簇的绿色村陌，此情此景，令人陶醉。这就是犁头下造就的美好景致。

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我的家乡盛产花生。春耕过后，村民们又着手整理旱田，犁出第二条犁二次耙后把土地整得松软，然后在田里犁出条条的浅行。村民们左手挂上篮子，盛着花生种子，右手点播花生种。左脚一扒土，右脚一扒土，压实，种花生的工序就完成了。一个月后，一片绿装又覆盖了大地，二个月后，花生藤上长出千簇万簇的黄花。那时，你可以欣赏到万绿丛中黄花开，遍地黄花分外香的美景。这又是犁头下造就的美好景致。

冬季到了，当祖国的北方还处于冰天雪地的时候，海南岛上却是绿色满天。村民们成群结队肩挑手提牵向田洋，赶着耕牛，扛着犁开始冬种。部分的耕地种瓜菜，大部分的耕地种番薯。因为番薯易种好产量高，村民们真是操弓的高手，具有犁地的天才本领。他们用耕犁把土集中，把土整成一行又一行的高垄，然后在高垄上种番薯苗。在这时你看到的是黑压压的一片新土，刚种下的薯苗看上去并不起眼，可两个月后再来看，青藤到处攀爬，抢着争地面，相互渗透，让你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皮，只有高低起伏的绿浪在荡漾。当你在番薯地里行走，望着无边绿色海洋，呼吸着被庄稼过滤过的清新空气，聆听着远处牧童们悠扬的“哩哩美”民歌时，你会有别意的感想。

犁，为人类创造了无尽的财富，也为世界造就了无限的风景。犁在我的印记中永不磨灭。